

【朦胧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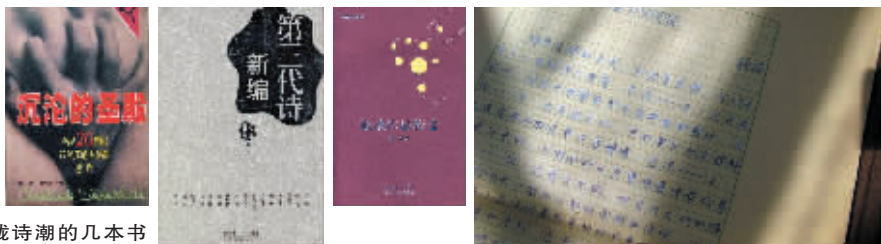
● 名词  
● 本义：朦胧诗是酝酿于文革期间，1970年代末开始正式出现于文坛的一种文学思潮，主要得名于当时官方媒体对其作品“晦涩”、“朦胧”的批评。最初以地下刊物《今天》为核心，代表诗人是舒婷、顾城、北岛、江河等。从某种意义上说，朦胧诗是个人主义对文化单一与平均化现象的反思。

● 延伸：一部分朦胧诗最后在1985年以《朦胧诗选》的书名发表，后来人们在习惯上将这一时期发表的这一类民间现代诗歌都称为朦胧派诗歌。朦胧诗无疑是中国当代汉语诗歌史上最值得关注也绕不过去的重要课题，它的重要性还在于它开启了诗歌的多个方向，启迪了当代汉语诗歌的多种可能性，它的源头性的意义还有待进一步挖掘。对于当代汉语诗歌来说，朦胧诗始终是一个强大的存在，一座含金量罕见、挖掘不尽的宝库。

对于普通读者来说，在那个文学的黄金年代中所有抒情优美、打动人心的诗歌都被认为是朦胧诗而接受，甚至包括汪国真、席慕容等人的或励志或散文的作品，也被大众当作朦胧诗而喜爱。



从左至右依次为诗人舒婷、顾城、杨炼、北岛



回顾70年代朦胧诗潮的几本书

杨炼的诗评手稿：智力的空间

# 朦胧诗：一代人透视黑夜的眼睛

那个年代是属于诗歌的时代，每个人都能说出几个诗人的名字，舒婷、北岛、顾城……他们的名字迅速取代70年代走红的科技人员，成为最受公众崇拜的人物。

## 那过去的时代，属于诗歌

在今天经济大潮席卷全球的环境下，诗歌已经不再是大众关注的热点话题，但在30年前，她却一度是全民族精神的寄托。那种不分知识分子贩夫走卒的全民诗歌狂热，是因“朦胧诗”而起。每个青年人，都随身带着一个小本子，抄录并背诵着最新流传的诗句——虽然很多人说“读不懂”，虽然更多的人误把并非朦胧诗的作品和诗人当作朦胧诗来爱。

三十年前，改革开放刚刚启程，人们意识到，十年“文革”的后果是政治、经济和意识形态都亟待建设与重新叙事。诗歌，尤其是朦胧诗为人们提供了精神松绑和喘息的空间。与其称她为一种文学流派，不如称她为一种思潮。从它开始，中国文学产生了诸多深远的改变，现在当人们总结归纳中国文学发展史的时候，朦胧诗这样一个创作群体的精神，也承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精神而成为绕不开的一座里程碑。

那时，诗歌朴素、真挚的情愫，表达了人们的心理诉求，催发了广泛的共鸣，也催发了诗歌繁荣、文化复兴。人们传诵着：“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寻找光明。”“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你能想象吗？那时的纯文学刊物是畅销书，那时所有的报纸副刊都有诗歌版面或着栏目，那时广播节目里播放的是诗朗诵，那时青年人聚会表演节目你可以读一首新诗。著名的诗人开见面会或签名售书，市民会把现场挤得水泄不通，人群中甚至有人不断高呼诗人的名字，他们喊道：“诗人万岁！”朦胧诗人成为当时社会上耀眼的明星。

在那个抒情的年代里，写诗是一件流行、风雅而高尚的事情，有年轻人的地方就会有诗社，《诗刊》、《星星》等杂志非常抢手。很多年轻人都会有精美的笔记本，专门用来抄喜爱的诗歌，当时人们还流行写信，很多恋爱中的青年男女在信中都会写一些脍炙人口的诗歌中的句子。不仅仅是知识分子和学生们喜爱诗歌，当时厂矿、部队、医院……各行各业都以爱诗为荣。

## 历史的吊诡：她被批评的声音命名

一般认为，朦胧诗是自1978年北岛等主编的《今天》杂志开始的。当时活跃于《今天》杂志的诗人包括后来大名鼎鼎的舒婷、顾

城、杨炼、江河、梁小斌、芒克等。他们受西方现代主义诗歌影响，借鉴一些西方现代派的表现手法，表达自己的感受、情绪与思考。他们所创作出来的诗歌，与当时诗坛盛行的现实主义或浪漫主义诗歌风格呈现截然不同的面貌。

1979年《诗刊》发表了舒婷的《致橡树》、《祖国啊，我亲爱的祖国》等，1980年又以“青春诗会”形式集中推出了17位朦胧诗人的作品和诗歌宣言，涌现了一大批广为流传的代表性作品。但是此时，“朦胧诗”这个概念还没有诞生。

诗人钱超英撰文回忆说，很多人也许不知道，“朦胧诗”这个概念，其实就是广东的发明。最初是广东作协负责编《作品》诗歌的黄雨撰文指责当时的新诗作品“不足为法”，紧接着是经常在《羊城晚报》写评论的章明，发表了《令人气闷的“朦胧”》一文，引发轩然大波。章明评价这些作品“叫人读了几遍也得不到一个明确印象。”认为他们是受了西方现代主义诗歌的不好的影响，过分个性化的意象与词汇使诗意显得晦涩怪僻，整体意境荒诞而诡异，有时还呈现某种灰暗低沉的情绪，有趣的是，他所提出的“朦胧诗”这一本来为否定性的评价概念，后来却成为约定俗成的名词。

章明的批评并非无中生有。以后的事实也证明，朦胧诗的这些话的确是它的致命伤。不过，在另外一些支持朦胧诗的评价家那儿，朦胧诗则代表一种新的“崛起”，当时有三篇非常有影响的诗歌评论，后来被称为“三个崛起”，即北京大学教授谢冕的《在新的崛起面前》、福建师范大学的孙绍振的《新的美学原则的崛起》和当时还是吉林大学中文系学生的徐敬亚的《崛起的诗群》，这三位评论家正好老中青齐备，他们概括和总结了朦胧诗的一些特点，肯定了朦胧诗的作用和成就。

双方争论的焦点，是创作形式和创作思想上的分歧。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知识分子已经觉醒了人的主体意识，开始了对自身价值的追求与探索。在形式上则开始西方文学的意象主义、象征主义的明显借鉴。这些东西很自然地受到传统力量的冲击。

争论带来的影响是，《今天》两次停刊；80年代初期“清除精神污染”运动使“崛起论”遭批判，北岛、舒婷、顾城等成为“西方资产阶级文艺思潮”的传播者而划为“污染”之列……最终在1984年前后，朦胧诗顽强的生命力逐渐被人们认可。1986年12月6

日-9日，星星诗刊社在成都举办大型“中国·星星诗歌节”，庆祝《星星》诗刊创刊30年。被评为“最受读者喜爱的当代青年诗人”的十名诗人：舒婷、北岛、江河、顾城、叶文福、杨牧、傅天琳、李钢、叶延滨等与读者见面，并举办三场讲学活动，场场都有几千人参加。

## 与朦胧诗有关的诗性广东

前面说，朦胧诗这个概念的定义，与广东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其实广东也是新诗潮的一个平台。从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到八十年代前半期，广东不仅有满地的港台卡式录音带，也有各高校学子的文学社团和自印诗刊——如中山大学的《红豆》，华南师大的《野花诗刊》等。

这一时期活跃于广州的诗人包括《瓶中船》的作者筱敏、从阳江闯入省城文坛的林贤治、中山大学中文系的马莉、辛磊、陈小奇，华南师大中文系的钱超英、司徒杰，还有沈宏非、朱子庆等，活跃者有数十人，他们的写作和活

动，对北方袭来的朦胧诗新潮有过一番热闹的呼应。据诗人钱超英回忆，当时广州除了先锋性鲜明的《花城》杂志不时刊发有分量的诗歌外，花城出版社的诗歌编辑室也颇有动作，先后创办过《海韵》、《青年诗坛》等杂志。如果说民间诗刊是中国新诗一个重要传播渠道的话，当时除了《诗刊》《星星》和部分诗报以外，其余公开出版的专门诗刊并不算多。广东这连串出版的诗刊，就为全国热情高涨的爱诗者多提供了一个阵地。顾城、芒克、王小妮、叶延滨等人都在上面发过诗作。广东诗人在上面写的自然更不少。

80年代中期，朦胧诗悄然淡去，紧随而来的是：以海子为代表的“神性写作”，韩东、于坚的“他们诗群”，周伦佑、杨黎的“非非诗群”；90年代以欧阳江河、西川等为代表的“知识分子写作”；伊沙、徐江的“民间写作”；90年代后期和21世纪初以莫非、林童、谯达摩等为代表的“第三条道路写作”；一直至今以沈浩波、尹丽川、朵渔等为代表的“下半身写作”；以及以安琪、格式的“中间代写作”。这些诗人，几乎都得益于朦胧诗的滋养。朦胧诗的出现使中国的新诗传统在滞缓几十年之后再次与世界接轨，并逐渐同步。它最大的贡献是唤醒了现代意识，也因此使中国当代汉语诗歌逐步与西方现代主义诗歌走到了同一条起跑线上。

## 那些诗人

### 舒婷

舒婷现居福建鼓浪屿，近年多写散文。与她同时代的朦胧诗人相比，舒婷独特的艺术个性在于她很少以理性姿态正面介入外部现实世界，而是以自我情感为表现对象，以女性独特的情绪体验辐射外部世界，呈现个人心灵对生活熔解的秘密。

### 顾城

顾城成名作是发表于《星星》1980年第3期的《一代人》：“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 我却用它寻找光明”，体现了诗人的反思与对生命真谛的寻找。他所寻找的往往是梦幻、童话般的纯美的生命境界，因而被称为“童话诗人”。

顾城的结局是一个悲剧。

### 杨炼

杨炼在朦胧诗群中风格独特，他的诗一开始便显露出一种史诗意识，这种抒情方式和感知角度使得他的诗歌具有一种描述、概括民族苦难和斗争历史的宏阔基调，显现出一种沉郁悲怆的英雄气质以及厚重的历史感。90年代开始，杨炼诗歌逐渐从现实关怀转向对更为深广悠久的民族传统文化和生命意义的“寻根”。

### 北岛

北岛初期的诗，有明显的感情抒写的骨架。诗的意象的象征指向明确，形成可以作明确意义归纳的象征符号体系。后来，他的情感更为内敛，更重视感性直觉的表现，诗的结构也更为复杂。80年代末以后，北岛生活在欧美，并继续编辑文学刊物《今天》。

## 历史关键词

### ●《今天》与“新诗潮”

1978年12月，由北岛、芒克主持的民间文学刊物《今天》在北京创刊，“新诗潮”正式亮相。《今天》以原始的油印版本出版了九期，主要刊登了食指、北岛、芒克、顾城、舒婷、江河、杨炼、方含、严力等人的诗作。1979年3月《诗刊》转登了北岛的《回答》，标志着主流媒体接纳“新诗潮”。

### ●诗社与手抄报

随着全民诗歌热潮的到来，工厂、学校等青年人聚集的地方渐渐自发地形成了许多民间诗歌社团。这些社团规模不等，一般不定期活动，用集会朗诵、沙龙闲谈的形式分享新的诗歌，并大多拥有自己的手抄报纸，有条件的社团还会出版油印版本的小报。这些手抄报除了用以发表保存成员的个人作品之外，还是社团间交流的重要工具。那时全国范围内的民间诗社，就是通过互寄手抄报来实现联系与传播的。

### ●汪国真与席慕容

上世纪80年代，这两个名字借助《读者》(当时名为《读者文摘》)的流行而在广大青少年中大红大紫。前者的代表作《热爱生命》与后者的代表作《如歌的行板》，分别代表了励志格言与抒情小品这两种最易获得年轻人青睐的文本，而广为流传。那时的中学生和青年工人，都会在书信和明信片上抄写他们的警句互相赠送，以示浪漫。一两年后，有类似读本如《罗兰小语》等，也获得了广泛追捧。